

中国词史略

胡云翼 著

山东齐鲁出版社

名家
小史
【图文版】

胡云翼
著
中国词史略



山东齐鲁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词史略/胡云翼著. —济南: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9. 2

(名家小史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474 - 2707 - 1

I. ①中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词(文学) - 词曲史 - 中国 IV. ①I207. 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77786 号

中国词史略

胡云翼 著

责任编辑 怀志霄

装帧设计 李娜

出版人 李文波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B 座 邮编 250002

电话 总编室(0531)82098472

市场部(0531)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刷 山东润声印务有限公司

规格 210 毫米×145 毫米

7.5 印张 39 幅图 74 千字

版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6000 册

书号 ISBN 978 - 7 - 5474 - 2707 - 1

定价 29.80 元

名家撰小史 神笔写春秋

百余年前，国运衰微，列强环伺，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在这种情势下，从“闭关锁国”到“睁眼看世界”，许多有识之士怀抱“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，必可使此老大帝国，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”（容闳语）的理想，开始正视西学，有意识且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，将之视为可与“中学”对等的学术思想，探讨二者之优点并有机结合以帮助国家富强。

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，留学教育的方兴未艾，“西学东渐”的客观态势业已形成，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，同时推动了各个学科领域的蓬勃发展。尤其是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，以宣传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思想潮流蓬勃兴起，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，受到了新思想的洗礼。思想长期被禁锢的国人得到彻底解放，思想观念得到更新。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——思想学术的新时代。在这场划时代的思想变革中，涌现了一批声名遐迩、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学者。这些学者以全新的理论工具和严谨治学的态度，对传统文化加以梳理和重新阐释，为现代学术奠定了

基础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

“温故而知新，述往事而思来者。”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和指归，正在于此。重印昔贤经典，接续学术传统，亦是今日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缘此，我们从浩瀚如烟的民国学术经典中遴选100部篇幅较小、雅俗共赏的史学名篇，取名《名家小史》，以丛书形式出版。这套丛书有一个共同之点，即作者都是世人所敬仰的学者，而各书均是写给普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。运笔举重若轻、文字洗练易懂，虽经岁月洗礼和时代考验，至今仍是声名远播、影响至深；是后人传承治学传统、接近经典的桥梁。

这套系列丛书，包含了哲学、伦理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、文字学（包括训诂学）、自然科学等多方面学科的发展史。这些著作，在让年轻一代读者享受备受尊敬的人文学术大师的文化成果的同时，也能感知中华民族五千年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璀璨的文化内涵，增强民族文化、民族精神的自豪感、荣誉感、归属感和凝聚力。我们每一个中国人，都应该为自己生在中国倍感自豪，因为我们有着几千年的灿烂历史，我们的先人为我们创造了令人骄傲、无与伦比的文明篇章。

唐太宗李世民曾说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整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对于一个国家来说，历史是经验、教训，是过去的沉淀，是未来的导向；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历史是最好的老师。通过学习各种历史，不仅可以从中领悟到许多人生哲理，扩大知识面，增长见识，丰富头脑，亦可培养实事求是的态度，提高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。

质。总之，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终身受益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

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名家小史》，均采用民国时期的初版为底本，并进行了精心校订。校订时遵循以下几点原则：

1.将原书的繁体竖排，改为当今通行的简体横排；并对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做了处理。

2.为了尊重作者及原著，对作者自有文风与习惯性行文遣词、概念术语，以及地名、译名等未做修改，皆仍其旧。

3.对原书中个别涉及原则性的文字，进行技术处理；同时对原书中一些因排印造成的讹误做了订正；如“日”“曰”，“己”“已”“巳”等。

限于学力和经验，编校过程中难免存在错讹疏漏之处，敬请广大方家、读者斧正！

《名家小史》丛书编辑委员会

目录

Contents

- 001 第一章 词的起源
- 013 第二章 晚唐五代词
- 029 第三章 宋词（上）
- 101 第四章 宋词（下）
- 195 第五章 金元明词
- 213 第六章 清 词

词的体制，是到唐代才确立，才完成。有许多古人把词的起源说得很悠远，那都是荒谬不可靠的。如汪森的《词综序》上说：

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。《南风》之操，《五子》之歌，是已。《周颂》三十一篇，长短句居十八；汉《郊祀歌》十九篇，长短句居其五；至《短箫铙歌》十八篇，篇皆长短句。谁谓非词之源乎？

这种说法的错误，是认定长短句即是词。因此许多古人都从诗里去找长短句，只要是不整齐的诗便说是词的滥觞，于是一个一个把词的起源说得远，结果便说到“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”去了，这意思便显然是“诗的起源即词的起源”。本来，诗词原是一体，义界难分；说诗词同源，也未尝不可。不过我们在这里讲词的起源，是要追寻一条词的发生的线索脉络出来，不是只要讲个寡头的起源说。如果说词起源于先秦时

代，而事实上词的进展又晚在五代、两宋，中间竟孤绝了一千多年毫无词的消息，这如何讲得通？

徐钊在他的《词苑丛谈》上说得较汪森的话近于事实一点，他说：“填词原本乐府。《菩萨蛮》以前，追而溯之，梁武帝《江南弄》，沈约《六忆诗》，皆词之祖，前人言之详矣。”不错，许多古人都认定这两篇诗为词之祖，今录于下：

江南弄

众花朵色满上林，舒芳耀绿垂轻阴，连手躑躅舞春心。
舞春心，临岁腴，中人望，独踟蹰。

六忆诗其一

忆眠时，人眠独未眠。解罗不待劝，就枕更须牵，复恐旁人见，娇羞在烛前。

像这种形式的长短句，我以为决不是梁武帝与沈约首创的，在六朝的诗人中至少可选出一大本这样的作品出来。毛奇龄便曾举出鲍照的《梅花落》，陶弘景的《寒夜怨》，徐勉的《迎客送客》，王筠的《楚妃吟》，简文帝的《春情》等，说是古词。其实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，而且越举便越远，又不免要说到《诗经》以前唐虞时代的歌谣去了。那是全无意义的。我们试问：六朝的这种长短句与晚唐五代的词有什么联络的渊源关系呢？其间如何转变的呢？这问题不能回答，便不能够只在形式上拿诗之近于词者来冒充词的祖宗了。

沈 约

沈约(441—513)，字休文，吴兴武康(今浙江湖州)人，南朝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，其笃志好学，博通群籍，擅长诗文。历仕宋、齐、梁三朝。著有《晋书》《宋书》《齐纪》《高祖纪》等。

梁 左 骠 骑 卫 尉 公 文 休 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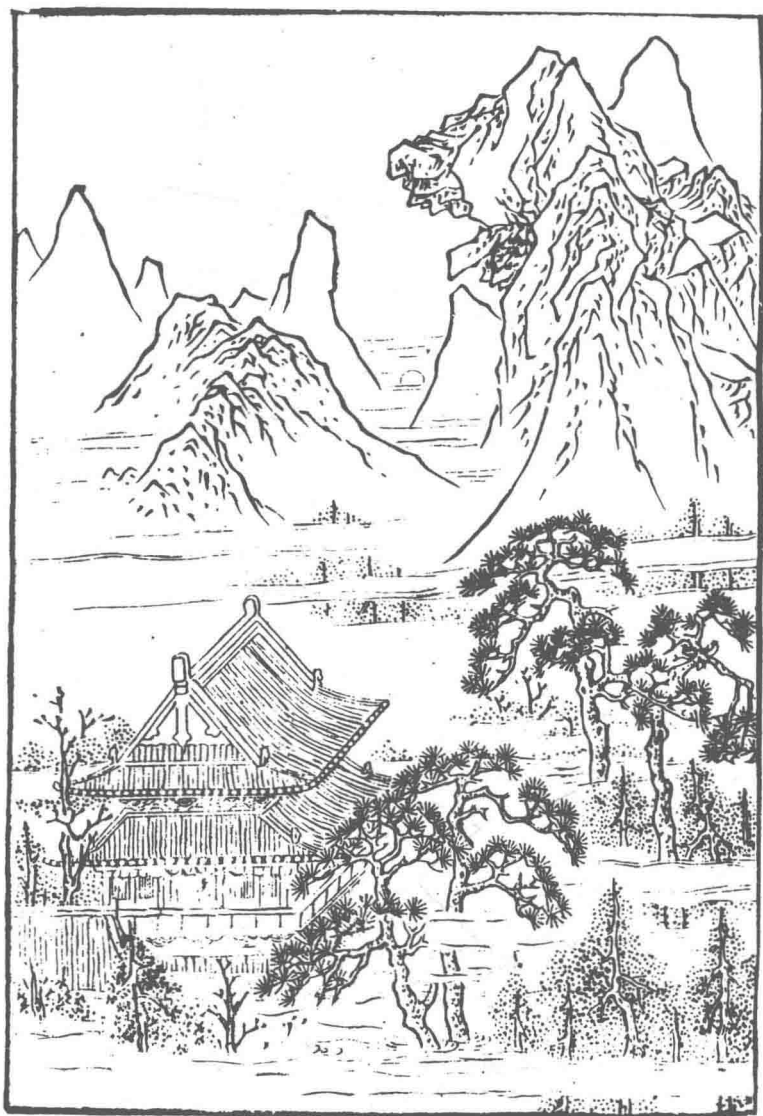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许多人认定词起源于李白，因为他曾经创作过下列两首词：

菩 萨 蛮

平林漠漠烟如织，寒山一带伤心碧。暝色入高楼，有人楼上愁。玉阶空伫立，宿鸟归飞急。何处是归程？长亭更短亭。

忆 秦 娥

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



《菩萨蛮》（李白）

——从明刊本《诗余画谱》

南宋词人黄昇编《花庵词选》，首先录此二词，谓为“百代词曲之祖”。郑樵在其《通志》中亦有此说。然据我们考证，则此二词决非李白之作，证据甚多：第一，苏鹗《杜阳杂编》说：“大中初，女蛮国贡双龙犀，明霞锦。其国人危鬓金冠，璎珞被体，故谓之菩萨蛮。当时倡优遂制《菩萨蛮》曲，文士亦往往效其词。”《南郭新书》亦有同样的记载。是则李白之世，尚无此题，何得预填其篇呢？第二，后蜀赵崇祚编《花间集》，遍录晚唐诸家词，而不及李白。第三，郭茂倩的《乐府诗集》遍录李白的乐府歌辞，并收中唐的《调笑》《忆江南》诸词，而独不收《菩萨蛮》及《忆秦娥》词。由这些很强的证据，即可知黄昇记录不翔实。

实在说，当盛唐时代，不但李白未曾做过词，其他的文人，诗人都没有作词的。他们只有整齐的五七言歌辞，没有长短句歌辞。如李白的《清平调》，完全是七言绝句；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的诗，为伶人妓女所争唱，也是五七言绝句；王维的诗也为梨园所盛唱，而所作歌辞“红豆生南国”和“秋风明月共相思”二章，一系五言，一系七言。他如杜甫、孟浩然辈，则未尝著



张志和

——从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刊本
《古圣贤像传略》

名于乐部教坊，绝少歌辞。直到中唐时代，才渐渐有长短句的歌辞出现。

首先我们要讲的，是一位不甚著名的作者张志和。据我们所知，他实是中唐时代最早的长短句歌辞作者之一。字子同，金华人。肃宗时，待诏翰林，坐贬不复仕，扁舟江湖，自称烟波钓徒，又号玄真子。所传仅《渔父》词一首：

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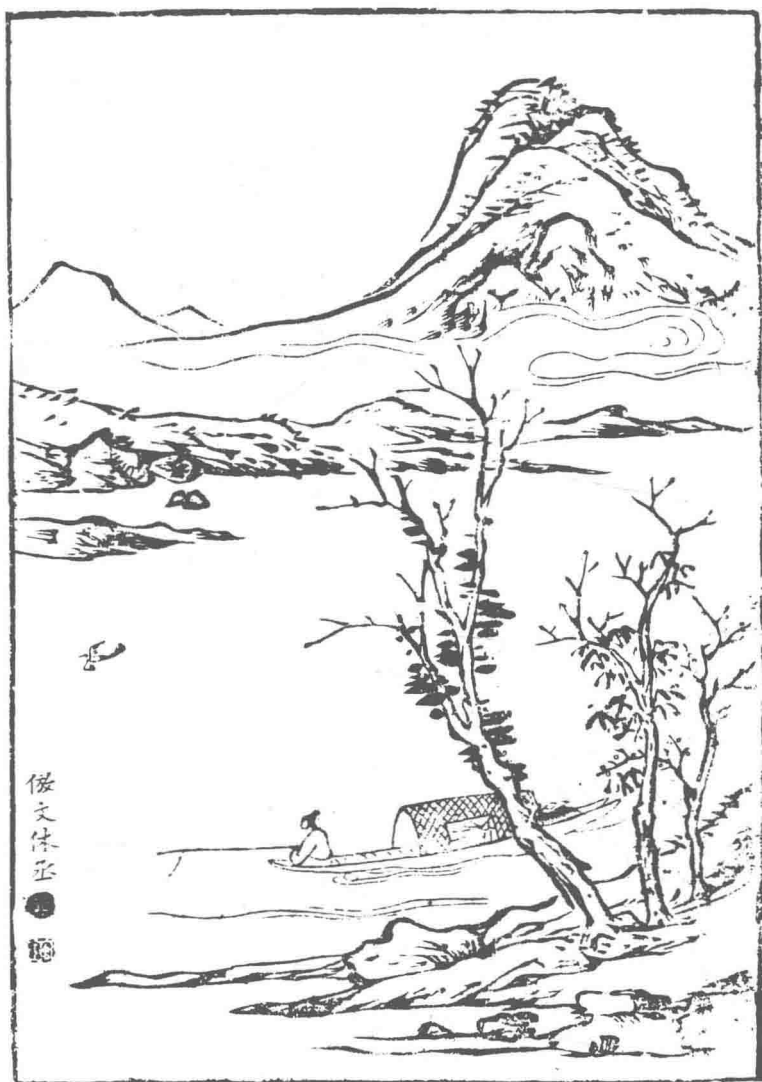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唐的诗人中，作长短句歌辞的更多了。如韩愈、王建、韦应物、白居易、刘禹锡诸人均有制作。韩愈的歌辞传《章台柳》一首，乃寄其妾柳氏者：

章台柳，章台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也应攀折他人手！

王建传《调笑令》，其辞云：

团扇，团扇，美人病来遮面。玉颜憔悴三年，谁复商量管弦！弦管，弦管，春草昭阳路断。

韦应物的歌辞亦不多见，惟《三台令》与《转应曲》流传，其《转应曲》辞云：



《渔父》（张志和）

——从明刊本《诗余画谱》

河汉，河汉，晓挂秋城漫漫。愁人起望相思，塞北江南别离。离别，离别，河汉虽同路绝。

白居易的歌辞则流传较多，形式是长短句的，有《忆江南》《如梦令》《长相思》《花非花》《一七令》等调。但这些作品都不载于白氏《长庆集》，我们只好存疑。只《忆江南》可以确定为白氏之作，其辞如下：

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：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



白居易

——从清乾隆八年（1743）刊本
《晚笑堂竹庄画传》

白氏此作，传唱当时。
刘禹锡曾依这首辞的曲拍，
填过一首：

春去也，多谢洛城人。弱
柳从风疑举袂，丛兰裊露似沾
巾，独坐亦含嚬。

据《草堂笺》所载，刘禹
锡尚有《斑竹枝》，《古今词
话》载戴叔伦有《转应曲》，
《太平广记》载柳氏有《杨柳

枝》等。如此可见中唐时代的长短句歌辞已经相当的流行了。

这种长短句的歌辞，在当时确是一种新乐府，有了许多名诗人来撰作这种新乐府辞，倡导成一种新的风气，词体便确立了，词的趋势便造成了。后来便造成晚唐五代词的发展。

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免要问：在盛唐时代，歌辞还都是整齐的五七言，何以到了中唐便忽然产生许多长短句的歌辞出来呢？要答复这个问题，我以为决不能拿诗歌的关系来解释，而必须拿音乐的关系来解释。如果要说得明白一点，话就不能不从远一点的地方说起来。

中国最初的诗歌就和音乐结合了密切的关系。先秦时代的诗，今所传者以三百篇为最古。我们从《左传》“季札论乐”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“凡诗皆可入乐”之说，便知道先秦时代的“诗”与“乐”，原是不分离的。自屈原作《九歌》诸篇“侑乐”，又作《九章》诸篇“抒情”，则只有前者包括“乐”的意义，而后者乃仅仅是“抒情”的诗，不复能“侑乐”了。迨汉武帝创立乐府，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，后来遂以乐府所采之诗，可被之声歌者，别叫做乐府，于是诗与乐的关系便分离了。自此诗歌自走诗歌的路，乐府自走乐府的路了。诗歌因为文学的意义居多，故在文人方面的制作特别发展；乐府因为音乐的意味深长，故民间流传的作品最多。二者是平行地发展的。但到隋唐时代，所谓古乐府者散佚了甚多。据《唐书·音乐志》说：“江左宋梁之间，南朝文物，号称最盛。人谣国俗，亦世有新声。后魏孝文宣武，用师淮汉，收其所获南音，谓之清商乐。隋平陈，因置清商署。遭梁陈亡乱，所存盖

鲜。隋室以来，日益沦缺。武太后之时，犹有六十三曲，今其辞存者中略，惟四十四曲存焉。”这四十四曲里面，唐初所存，有声有词者凡三十七曲，有声无词者亦有七曲。王灼《碧鸡漫志》云：“隋氏取汉以来乐器、歌章、古调，并入清乐，余波至李唐始绝。唐中叶虽有古乐府，而播在声律则鲜矣。”可见唐人所拟古乐府，但借题抒意。这时古乐府盖已跟着乐之亡而成为过去，唐代又有一种新的乐府起来了。唐人的新乐府便是当时的五七言新体诗。这是在前面说过的。但是，我们知道五七言新体诗的字句是很整齐的，音乐的曲拍却不一定如此整齐。所以拿乐调来合诗，音调里面不免有许多无字的虚声。这种虚声，词曲家叫做“泛声”“和声”或“散声”。他们以为将这种泛声填以实字，变成长短句，便成功词。如朱熹说：

古乐府只是诗，中间却添许多泛声。后人怕失了那泛声，逐一声添个实字，遂成长短句。今曲子便是。《朱子语类》

朱熹的这种说法，权威很大，向来的词话家都跟着他这种见解跑。可是，他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正确。因为“泛声”不但歌诗的音调里有，就是歌词的音调里面也是有的。我们只要看晚唐五代的词，往往一个腔调有很多字句不同的词。单是《河传》一调，便有十七八体之多。《花间集》所录，均为晚唐五代的词，里面却很多调同体异；既然同是一个乐调，可以有很